

“怀有同样洁愿的人，无别离”是吴大羽先生留给

在这个庚子年的处暑后，吴大羽先生的徒弟张功愨走完了他九十七年的艺术人生，化作天上一片彩云随风而去。功愨先生1923年10月22日出生于上海宝山一个书香门第，父亲大学毕业后经营油、米、布匹等生意，与同乡滕固是少年学伴。滕固于30年代后期出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功愨先生在父亲与滕固的通信中知道了这位长辈，印象深刻，可能也为功愨先生数年后投考国立艺专产生了影响。

1943年还在抗战时期，功愨先生中学毕业后，追寻一直在搬迁状态中的国立艺专的线索，在道路艰险、信息不畅的情况下，穿越半个中国只身来到重庆，在那里，他考上了艺专的西画专业。1946年随学校复员回到杭州，1947年，他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老师吴大羽先生，对艺术共同的美好理想和愿望让吴大羽和他的弟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之间有师道，更有艺术信仰，师生相伴整整41年。

国立艺专秉承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思想，并以“介绍西洋艺

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为办学宗旨。在西画专业学习的功愨先生，被印象派及以后的各种现代绘画流派深深吸引，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等画

风是他学习和研究的方向，并试着创作了他早期的抽象作品。1948年功愨先生在杭州国立艺专毕业后回到了上海，上海解放时参加了军管会下属的上海美术工场的工作。不久，吴大羽先生遭学校解聘，赋闲在上海家中。五十年代初，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艺专老师谢海燕邀功愨先生去刚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因学校

在无锡，被他婉拒。此时的他正琢磨着怎样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吴大羽先生。朱叶青的《那年那天》书中有记载是吴大羽先生的助教丁天缺“叫”功愨先生去照顾吴先生，功愨先生去世后，丁先生的学生、原央美教授张所家发来他的怀念视频，也证实了此事。

为了有更多时间与吴先生在一起，功愨先生离开了美术工场，先后去了启明女中、麦伦(继光)中学担任了一名普通的美术教师。中学的美术教学任务没有那么繁重，并且还有寒、暑假，这

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吴大羽先生，自己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创作。这样的状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他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

功愨先生的绘画在五十年代中期之前，还延续着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风格探索，如野兽派、如立体主义等，当他思考着如何形成自己的独立艺术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新的外来文化信息已经被阻隔。他和吴大羽先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绘画表现发展到他们认知的领域，但以后个人的艺术发展遇到了瓶颈，没有外来艺术式样的参照，该怎么办？

吴大羽先生是既有西学背景又有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大学者，在足够充裕的时间里，功愨先生常陪伴吴先生一起绘画写生，一起探讨艺术人文，他们话题进入了中国古代先秦的老、庄思想领域，在那里

他们发现了艺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一片新天地。对老、庄思想的拓展性艺术想象，让功愨先生开了窍。如老子的“无为而为”思想，引申到绘画表现可以“不画而画”；庄子的“似是而非”，也可以“似非而是”。在那个时候，就基本确立了张功愨“不确定的形象就是抽象”的非具象思维。功愨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没有临摹或创作过一张具有传统图式中国画作品，但他很喜欢画水墨画创作。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抽象水墨、彩墨作品，这些作品的表达语言和形式逻辑贯穿了其一生的创作，在以后的油画创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

功愨先生生前经常对我说：“我们艺术家搞创作，不是来遵循什么法则的，我们是来创造自己的法则的。”“不画而画”就是功愨先生自己的艺术创作法则之一。在绘画表现时，他放弃了中、西传统技术中采用的描绘、刻画、塑造甚至是写意的造型手段，而以一种随机随意的笔触运动和由此铺陈的大、小不同颜色的色块与色线，通过有节奏的排列和空间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或有或无的物象。

早在八十年代，功愨先生就对我说：“我画画的方式是吐露式的，笔触划过画布是基本不修饰的，

好或坏任由之”，还告诫我笔触运动要旋转，不要“摆”、不要“抠”，这样表现力才会生动。在今年一月中旬他接受最后一次镜头采访时强调：“从光、色造型走向抽象是必然的发展”。现在来看，功愨先生一生坚守了绘画的造型艺术本质，他更多的是直接遵循了自然的大“法则”和遵从内心的感受，而非经过了人为改造的传统思维和技术经验。

当把艺术当成信仰，它就成了艺术家个人精神的寄托，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它不带有任何的名利目的。功愨先生他做到了，他没有辜负当年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吴大羽先生对他的期望。他和吴先生的艺术思想都是将近30年在环境禁锢和外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各自“偷偷”完成的。

吴先生晚年曾对功愨先生说：“我对不起你……”功愨先生听罢泪如雨下连声说：“不是这样的，您是我终身感激的恩师和父亲……”

在功愨先生生命最后的一年里，特别是疫情期，他坐着轮椅，完全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画布，让人不可想象的是他再次创新，完成了近50件油彩喷薄、变幻多姿的大幅作品，这是艺术家本能的创造。现在功愨先生已化作天上的彩云，继续就是大画布，他可以继续尽情地自由画画了……

或骑单车，或打伞，或听音乐，轻快，矫健，生机勃勃。在这个时候，或在别的什么时候，建筑之间或宽阔的小道上，树林之中或直或斜的小径上，也就有了来来往往的学生，徐疾如意，由事情或由自己。闲置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石桌上，也有了伏案读书的学生。妈妈驿站一带尤其繁荣，快递小哥会从后门送来寄件，学生便从前门取走。学生很多，主要是学生的邮件，当然也有老师和家属的邮件。相看聚集一片，细看绝无拥挤，而且基本上都戴口罩。他们言语不多，嗓音也不高。生活如此，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躁急的秩序，好像这一茬学生历练着，将要拒做成熟的人。

九月第一个周的星期五，我第一次上创意写作课。在一个间隙，也是突如其来，我向我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心得。我说：人的生命有上线是父母，也有下线是子女，其出乎血缘，归于祖国，所以要热爱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明日请看《疫情中的三堂讨论课》。

责编：刘芳



秦香莲 (纸本设色) 白 瓔画陆 康题

他们发现了艺术思想和思维方式的一片新天地。对老、庄思想的拓展性艺术想象，让功愨先生开了窍。如老子的“无为而为”思想，引申到绘画表现可以“不画而画”；庄子的“似是而非”，也可以“似非而是”。在那个时候，就基本确立了张功愨“不确定的形象就是抽象”的非具象思维。功愨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没有临摹或创作过一张具有传统图式中国画作品，但他很喜欢画水墨画创作。五、六十年代，他创作了大量的抽象水墨、彩墨作品，这些作品的表达语言和形式逻辑贯穿了其一生的创作，在以后的油画创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发挥。

功愨先生生前经常对我说：“我们艺术家搞创作，不是来遵循什么法则的，我们是来创造自己的法则的。”“不画而画”就是功愨先生自己的艺术创作法则之一。在绘画表现时，他放弃了中、西传统技术中采用的描绘、刻画、塑造甚至是写意的造型手段，而以一种随机随意的笔触运动和由此铺陈的大、小不同颜色的色块与色线，通过有节奏的排列和空间组织，自然而然地形成或有或无的物象。

早在八十年代，功愨先生就对我说：“我画画的方式是吐露式的，笔触划过画布是基本不修饰的，

好或坏任由之”，还告诫我笔触运动要旋转，不要“摆”、不要“抠”，这样表现力才会生动。在今年一月中旬他接受最后一次镜头采访时强调：“从光、色造型走向抽象是必然的发展”。现在来看，功愨先生一生坚守了绘画的造型艺术本质，他更多的是直接遵循了自然的大“法则”和遵从内心的感受，而非经过了人为改造的传统思维和技术经验。

当把艺术当成信仰，它就成了艺术家个人精神的寄托，也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它不带有任何的名利目的。功愨先生他做到了，他没有辜负当年学校的教育宗旨和吴大羽先生对他的期望。他和吴先生的艺术思想都是将近30年在环境禁锢和外人不知晓的情况下各自“偷偷”完成的。

吴先生晚年曾对功愨先生说：“我对不起你……”功愨先生听罢泪如雨下连声说：“不是这样的，您是我终身感激的恩师和父亲……”

在功愨先生生命最后的一年里，特别是疫情期，他坐着轮椅，完全把自己的心交给了画布，让人不可想象的是他再次创新，完成了近50件油彩喷薄、变幻多姿的大幅作品，这是艺术家本能的创造。现在功愨先生已化作天上的彩云，继续就是大画布，他可以继续尽情地自由画画了……

或骑单车，或打伞，或听音乐，轻快，矫健，生机勃勃。在这个时候，或在别的什么时候，建筑之间或宽阔的小道上，树林之中或直或斜的小径上，也就有了来来往往的学生，徐疾如意，由事情或由自己。闲置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石桌上，也有了伏案读书的学生。妈妈驿站一带尤其繁荣，快递小哥会从后门送来寄件，学生便从前门取走。学生很多，主要是学生的邮件，当然也有老师和家属的邮件。相看聚集一片，细看绝无拥挤，而且基本上都戴口罩。他们言语不多，嗓音也不高。生活如此，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躁急的秩序，好像这一茬学生历练着，将要拒做成熟的人。

九月第一个周的星期五，我第一次上创意写作课。在一个间隙，也是突如其来，我向我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心得。我说：人的生命有上线是父母，也有下线是子女，其出乎血缘，归于祖国，所以要热爱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明日请看《疫情中的三堂讨论课》。

责编：刘芳

虫叮咬得厉害。胡乱抓挠几下，便被饭菜的香吸引了去。然而，奶奶总能瞄准我的软肋先发制人。她将清香的桂花饭盛上桌晾着，却不知把调料给藏哪了。奶奶深知我最贪这口，但是得先洗了这一身脏才能动筷。

院里早晾好一大铁盆洗澡水，水里散发出好闻的气味。奶奶用桂花，薄荷草，艾叶煮水给我洗澡，杀菌消炎治疗蚊虫叮咬再好不过了。她从不用香皂，她固执地认为，乡间的物事之间是互生互克，自成体系的，她有的是法子来指

点和平衡这一切。“咬人的虫子是害虫。”“那摘花草的二是坏二的吗？”“才不是哩！花草不疼，二的疼。”“命都是一样名贵哩。”

奶奶轻轻地舀起一瓢瓢好闻的花草水，将我从头浇灌到脚……许多年以后，我的眼神里也渐渐长出了慈悲的根。

因而在这个宁静的巷口，我被一树桂花挡住了去路。确切地说，在浓烈的香樟香里，我是闻不见那一抹浅浅的香气的，但看得见真切。

对！看得见的香气。那一年，我离家的时候，就是一个桂花盛开的五月。奶奶喜盈盈地从对面山坡上漫山雪白的桂花丛中钻出来，围裙里兜着一包新鲜的桂花。奶奶一定不知道，她在灶间忙着蒸糯米饭的时候，还有几片鲜嫩的花瓣落在她的银发间。那是一股看得见的香甜。她从来都不知道，年复一年的槐香早已浸透了她那一脸斑驳的皱纹，使她成了一味恒久的怀念。尽管奶奶很快就走出了我的生命，这香却永恒地弥漫在我远行的路上，成为一味治愈孤独的良药，成了我随身携带的鲜活生动的故乡。

在上海，是极少能见到槐树的，槐花就更罕见了。近年流行起中药香囊，竟真的有一味槐花香。故乡的味道正在悄悄走进他乡人们的生活，丰盈岁月，也带来健康。

9月1日开学上课，是规定，也是约定俗成。然而今年特殊，能否像往年一样照常进行，谁也不知道。新型冠状病毒袭击了人类，数月以来，世界一直处于疫情之中。

我居校园，每天会沿着外墙的内道走一圈，用时大约一个小时，是散步，也是观风和思考。

春天的时候，教室几无灯光，图书馆也贴了封条。学生不在校园，仿佛佛没有叶子，钟没有声音，杯没有酒，难免顾盼怆然而伤感。夏天到处是花，然而空旷和清寥越发显得成阵的香气是一种自作多情。我一再问自己，学生能进校园吗？能开学上课吗？

终于有了通知，已经在册的学生自8月25日至30日分批报到，2020级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9月上旬和中旬分批报到，而教师则在8月28日上网报到。因为学生的出现，校园顿然有了活力，我走走去，也不觉抖擞了精神。

疫情改变了生活，不过生活仍是生活，生活仍在继续。学生云集校园门口，背着包，推着箱子，保持社交距离，一一接受扫码，体温测量，刷卡，就进校园了。学生往教室去，往图书馆去，往实验室去，往食堂去，都要戴口罩，并在各处接受

扫码，体温测量。学生如此，老师也如此。有一次，一个教授进超市购物，忘了戴口罩，负责安全的一位女士侧身而推，一节一节推他下了台阶，我忍俊不禁，竟看得笑了。见女生或男生戴口罩不合规矩，包着下巴，露出嘴和鼻子，我遂心生反感，想到了可恶的形式主义。生活

秋色里的春色

朱 鸿

秋光颇为体谅，它不燥，不裂，从湛蓝的天空倾泻而下，让校园变得明亮且澄澈。杉树黛绿，柳树葱绿，梧桐树碧绿，而银杏树泛黄，而枫树渗红，而南天竺发紫，而白杨树萧萧作响，而松树永远苍翠。除了这些乔木和灌木以外，还有草，还有花。植物互相辉映，构成了足以欣赏的美的秋色。

学生上了校园，空旷和清寥的气氛便为之一扫。他们是秋色里的春色，更可欣赏，更美。总是这样，早晨八点以前，下午两点半以前，从住宿之地至教学之地的所有路上都会涌动学生的身影，或步行，

或骑单车，或打伞，或听音乐，轻快，矫健，生机勃勃。在这个时候，或在别的什么时候，建筑之间或宽阔的小道上，树林之中或直或斜的小径上，也就有了来来往往的学生，徐疾如意，由事情或由自己。闲置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石桌上，也有了伏案读书的学生。妈妈驿站一带尤其繁荣，快递小哥会从后门送来寄件，学生便从前门取走。学生很多，主要是学生的邮件，当然也有老师和家属的邮件。相看聚集一片，细看绝无拥挤，而且基本上都戴口罩。他们言语不多，嗓音也不高。生活如此，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躁急的秩序，好像这一茬学生历练着，将要拒做成熟的人。

九月第一个周的星期五，我第一次上创意写作课。在一个间隙，也是突如其来，我向我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心得。我说：人的生命有上线是父母，也有下线是子女，其出乎血缘，归于祖国，所以要热爱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明日请看《疫情中的三堂讨论课》。

责编：刘芳

责编：刘芳

责编：刘芳

责编：刘芳

责编：刘芳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白子超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孔子说了三句话，每句都有深刻含义。第一句大意：探索隐晦冷僻的东西，做些奇怪怪诞的事情，后世可能有人记述和称道，但我不会那样做。“素”，学界早已判定为“索”之误。

孔子为人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也反对他人言标新立异。孔子是西周主流文化的坚定继承与传播者，一贯教导弟子认真学习《诗》《书》《礼》《乐》《易》，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办事。

不过，春秋时期，神鬼观念、巫术礼仪仍旧盛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于是，孔子告诉弟子们，离它们远一点。另一方面，世间多不守本分或哗众取宠者，离孔子儒教甚远，而趋向旁门左道；所以，作为指导老师的孔子不得不指出那不是正路，告诫弟子们要警惕。后来的孟子更是决绝，认为除孔子之外的东西都是“淫辞”“邪说”，进行了猛烈抨击。

第二句大意：君子遵循正确的思想理论前行，有可能半途而废，而我是没办法停止的。孔子批评冉求不是没有精力、能力，而是不求上进，遇难而止。本文的“半途而废”，应是类似冉求的画地自限。

孔子门政事科弟子冉求曾经对老师说：我不是不喜欢您的学说，而是我的精力、能力不够。孔子回答：“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力量不够的人，是做到半道力量用尽而停下来，而你是画地自限。孔子批评冉求不是没有精力、能力，而是不求上进，遇难而止。本文的“半途而废”，应是类似冉求的画地自限。

孔子门大弟子颜回追随孔子，“欲罢不能”（《论语·子罕》），即便想歇口气，停顿一下，也做不到。做不到，缘于孔子学问的无比巨大吸引力，也缘于颜回内心因领会深入而不断滋生的喜悦感，以及相伴的紧迫感。孔子的“弗能”与颜回的“不能”，大致相似。

第三句大意：君子依从中庸之道立身，默默无闻不被理解而不后悔，只有称圣的人才能做到。“遁世”，多指主动避世，但此处应是客观上被隐没。

《易经·乾卦·文言传》有“遁世无闷，不见世而无闷”之语，隐身于世间不被社会承认而不烦闷，不忧愤。《论语·学而》有“……人不知而不愠”之说，自己学习不被人理解而不生气。二者意思相通，都是君子之风，都因为内心坚定。孔子深知中庸之道之难行，依乎中庸之道之不易，所以对“遁世不见知而不悔”评价极高，“唯圣者能之”。

细察可知，以上三句话实际是一段以中庸为旨意的内容完整的论述。有志者立世，不可因为猎奇或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而追求旁门左道；以正确的思想理论为指导，始终如一，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最终目标是以圣者为榜样，任何情况下都坚守中庸之道。

如今，许多人都会说一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以此显示自主、自信与坚强。这值得钦佩。不过，应该允许追问：世上的路有千百条，你走的是哪一条呢？接着，亦应允许以另一句名言作为提醒：“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

孔子倡导具有哲学高度的中庸之道。

或骑单车，或打伞，或听音乐，轻快，矫健，生机勃勃。在这个时候，或在别的什么时候，建筑之间或宽阔的小道上，树林之中或直或斜的小径上，也就有了来来往往的学生，徐疾如意，由事情或由自己。闲置了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的石桌上，也有了伏案读书的学生。妈妈驿站一带尤其繁荣，快递小哥会从后门送来寄件，学生便从前门取走。学生很多，主要是学生的邮件，当然也有老师和家属的邮件。相看聚集一片，细看绝无拥挤，而且基本上都戴口罩。他们言语不多，嗓音也不高。生活如此，生活渐渐形成了一种也不惊慌也不躁急的秩序，好像这一茬学生历练着，将要拒做成熟的人。

九月第一个周的星期五，我第一次上创意写作课。在一个间隙，也是突如其来，我向我的学生分享了自己的一个心得。我说：人的生命有上线是父母，也有下线是子女，其出乎血缘，归于祖国，所以要热爱生命，因为你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

明日请看《疫情中的三堂讨论课》。

责编：刘芳

怀有同样洁愿的人无别离

奚耀艺

看得见的香气

魏丽饶

秋色里的春色

朱 鸿

遁世不见知而不悔

白子超

秦香莲

白 瓔画陆 康题

中庸择要

白子超

明日请看

《疫情中的三堂讨论课》。

责编：刘芳

责编：刘芳